

洞玄



罪 惡

黃 心 真 著

上 海

新 宇 宙 書 店 出 版 部

1 9 2 8



1928, 4, 28 脫稿於上海

1928, 5, 1 付印於上海

1928, 6, 30 初 版

1———2000冊

版 權 所 有

每冊實價大洋 甲種 六角五分
乙種 四 角

阿進沒有被賣到S埠的艷麗的鋼琴師家以前，阿進已經有過很深長的經歷了。

十歲時，他的父親因為要借錢，把他質到一家地主家裏去。他是過分的被虐待了，不久練成了一個粗壯有力的男子。十歲的小孩童不出力不能做的事，他是每天都得做的。

他經過約四年的農奴的生活，夜間過了十二時後才得睡覺，但是一個小零用錢也沒有。地主因為他是作質的，除了每天給他兩頓飯喫以外，當然不再給他什麼工錢了。

他十歲的時候，已感着人生的悲哀了。他覺得所謂人生，決不會有什麼幸福的。

他想起年幼時候，也曾在父母膝頭前長育過來；那些和自己年齡差不多的遊戲的伴侶，現在不知如何幸福了，他的面上便會浮上一陣淒涼的寂寞。

他已經明白了自殺的內涵了。他覺得死是解決人生痛苦惟一最好的方法。

僅僅是十歲多點的小孩子便想往自殺的路上去，他的人生的苦惱也就可想見了。

到後來，他的父親，在村裏連當一個僱農的生活也不可能和他的哥哥一同離鄉出門去了。他和他的母親兩人，租了鄉間某家的儲物室——一個又小又黑的儲物室——共同度日。在儲物室裏，母親害了病，不久死了。父親因為要借錢，把他質在一家地主家裏去。

他在地主家中燒飯，洗衣，在田野間工作，就是成人也難於勝任的事，他是不能不天天做下去了。

他幾次想自殺，但他還有父親和哥哥，他總希望在未死之前能見一面才好。事情就這樣地擱

下了。

他想去探望父兄，幾次向主人請假，但主人決意不許他走。在夜間，他偷偷地逃出了主人的家門，向着彷彿父親所在的都會逃去。但不幸中途被捉了回來。

主人重新將他帶回家去。他比從前加倍的受虐待了。主人只給他一套在田野耕種穿的衣服，夜間叫他睡在地窖裏，在門外加了鎖。

他逃走的念頭完全絕了望了。

二十歲那年，他的生活起了一重大大的變化；主人將他轉賣到 S 埠去了。

主人的朋友是從鄉間到 S 埠經商發了財的。他從 S 埠寄信來，託他代找一個在鄉間生長的，最質朴的，富有氣力的，年輕的男僕。

那人已經成了巨萬的富翁了。在不知什麼時候起，他和一個教鋼琴和跳舞的女先生發生了關係。他想僱用一個青年給那女先生使喚；他需要一個生長鄉間的，質朴的，強有力的人，意思便要替他的情人覓一頭看家的兩腳犬。

這末一來，阿進是比任何人爲適當了；他不久便被送到了那人家。

在阿進，彷彿像從洞窟似的偏促的生活走進花園般的生活了。二十年間他住過的是些什麼樣的地方？儲物室，土窖，那便是他的人生的天地了！

在黑暗的洞窟中，他的週身是沉淪在人生的悲哀中；至少，從十歲起的十年間，只有死是他的希望了。父親要借錢，這便是他的無形的鐵鎖；農奴的陰慘的生活，天天在腐蝕他的身。

他對於人生，只覺得是絕望了的生活之繼續。他每日辛勤勞動了後，還有主人的嚴酷的鞭笞加在他的身上。與其說他是勞動，還不如說他是機械似的被動。他好比一架機關握在工程師的手中，不停地在呻吟回轉罷了。

土窖，田野，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行動，不得越出他主人命令的一步。他生活在他生長的地方，不會到過任何地方去。

因此，鄉團檢查，成了他的惟一的快樂的期待了。

鄉團檢查，在離鄉數里的小市舉行；鄉中男子到了額定的歲數一律須受檢查的。無論主人如何嚴重警戒，對於鄉團檢查，他是不能拒絕的。近來聽說檢查快要舉行，他的心中覺得光輝的日子就要到臨了。

這是阿進偶然的幸福啊！聽說主人要把他轉賣到都會去，他心中十分歡喜。

都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他是全然不知道的。不過，他除了地窖，田野以外，也曾做過種種人生複雜社會的想像。就中他以爲自己所想冒險衝進去的都會的社會，一定是非常華麗美備的。

都會，都會，父親在裏面的都會，哥哥也在裏面的都會；他以爲一切人生幸福，都在那裏等待他了。

阿進的身價到了主人的手中，他很快地被送到都會去，做夢也不會想到的都會，他現在竟得身臨其境了。

阿進一腳踏到都會的泥土上，他不禁大大地吐了一口氣。人間竟有如此的生活，真可算是一種

奇蹟；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的自己是太不幸了。

他看見電燈像列星似地裝飾着各處的街道；汽車，電車，黃包車，螞蟻般的在路上奔跑；小山般的建築物高聳在半空。他覺得就是自己這麼的跑着也是大地把他驅馳，純不由自己作主的。

就中最使他驚異的是那些美麗的女子，尤其是那些常在琴師家中出入的女子，使她的眼睛也眩迷起來了。

二

阿進在琴師家中，看見各種模樣的美麗的女子。

“這世界不是我的！”他想。

所謂女子，他在鄉間也曾看見過；但現在他想來她們真不好算是女子了。她們是男子呢，還是不男不女的人，到了這時候，他全然不能區別了。

在地窖和田野的生活中，他曾經熱烈地戀過一個少女。在那時，那個女子成爲他心中惟一的美的對像。他爲了要和她見面，田間工作完了歸去的

時候，每每不惜多折許多道路，因此便常常受主人的叱責。他覺得那個女子的可愛的眼睛足以彌補她的被日光晒黑的面容而有餘。日光晒黑的面孔是那個地方的人生下來就有的，並不算特殊醜怪的理由。

她的面容，在那個時候，在他的眼中好像 Eskimo 從冰窖中看見太陽光般可喜悅。看見了她的顏色他可以把自已的黑暗的人生的憂鬱忘却。但是，現在，她的顏色，姿態，和此地女子的顏色姿態比起來又何如呢？

同是以人類作祖先的鄉村女子和都會女子，其間就有數百萬年文野的差別。後者的進化是經過由猩猩進化到文明人類的過程的。僅僅幾點鐘火車的路程，人間便有這樣重大的區別，這在阿進不得不是算一種重大的驚異了。

由阿進看來，人的世界直是一座迷宮。自己村裏的人是人呢，還是都會的人纔真是人；村裏的人和都會的人那一種才是地面上真正的人類，他有點迷惑分辨不出了。

聽見都會的人歡喜看雪，他愈發驚奇了。看見了雪就絕口稱讚，齊集起來飲酒賞雪的話，他覺得只有在童話裏是可以這般說的。他覺得都會人的心性不是自己鄉下人所能理解的。他二十年來的生活，受雪的虐待是夠了。

到琴師家中來的少女全是在都會中生長的。在他覺得全是最美麗的花精。在一種不可思議的都會的人間生活中，他覺得她們實在是吸收滋養料最多長育起來的。她們一根毫毛，一根頭髮，全是都會精華所在；就是閃了閃瞳子，也非鄉間女子所能有的，畢竟有一種纖細的技巧在裏面。

在這些女羣當中，將一個自己鄉裏的女子投到裏面去，將要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他覺得斷不能叫她作人，只好算是一種奇異的動物罷了。

他到了琴師家中，在相當期間中過着驚奇的生活。從地窖田野的生活把自己投到都會的人羣中，他覺得自己和他們——鄉下人——完全在不同的進化路程上，自己過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生活了。

女主人是一個三十左右，康健的，富於肉感的，容易得男子歡喜的美人。每天午後，她的家中有一羣羣附近人家的小姐們和藝妓們分批到來練習音樂和跳舞。

阿進忙於給她們使喚，常常不能得空。但他有額外的進款：買一包香烟可以措幾個銅子油，去買書籍，樂譜等東西，措二三角錢，更是閒事了。

這事情使他非常高興。他覺得儲蓄是一種快樂，自己有工錢，還有打賞錢和措油得來的錢，他覺得漸漸地積蓄下來，在這上面他會有一種新的希望。錢積得相當的數目，將來自己立身的基礎便有了着落了。他這末想。

他異常誠懇地招呼她們，替她們奔走。

但他的心不久便起了劇烈的變動了。從那些女子的談話中，他得知了都會中一切的歡樂——尤其是關於男女方面的——他聽到那樣的話，每每心胸便覺得像窒塞了般透不過氣來。跟着，他的心情便騷然飄蕩了。

“阿進，你儲蓄那樣多的錢做甚麼？”

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妓女這樣揶揄他。

“阿進儲蓄了許多錢，打算回去買田地哩。”

另一個似乎很感慨地說。

阿進很率直地，將自己幼年的時候，父親因為要借錢，把自己質在地主家裏的話說了出來；自己在地主家裏如何地受虐待，也一點不隱藏地對她們說了。

“你們不知道也還未可知……”

他常常用這句話作他開始說話的口頭禪。

“你們是快活極了。穿的是美麗的衣服，喫的是珍饈甘旨，就是天跌下來也不管事的，終日只是彈琴過活。你們還沒有看見我們鄉裏人，鄉裏的農民都是咬草根過活的……”

阿進一兩年前的生活，又在眼前描畫出來了。

“我的主人是把我關在地窖裏面睡覺，外面加上鐵鎖的。”

“啊！”

一個年輕的女子圓瞪了眼睛說。

另一個似乎覺得有趣，笑了。

“你們不要笑！在地窖中睡覺，有什麼好笑的？主人因為恐怕我又要逃走，所以把我鎖在地窖裏面的。那真苦哩！”

他叱責似地說。

“那未免太過殘酷了！”

一個年紀大一點的說。

“我的店也有學徒，但斷不致於這樣虐待的。”
另一個姑娘說。

“在現在，這個時代，是不能如此虐待人的了，如此做法的怕只有我的主人罷。”

“你只當過農夫麼？”

“是的；早晨天還黑暗就得起來，晚間十二點鐘以前是不得睡覺的。鄉間的農夫大都如此。”

“阿進，你把錢積下來買田地，又要做那樣的農夫麼？”

“不！那樣的農夫是決不做了。”

“那末，你要做怎樣的農夫呢？”

“我得做有田地的像主人一般的地主。”

“你說的主人是誰？指先生的麼？”

“是，這裏的。”

阿進翹起了姆指頭給她們看。那是學生們說起了琴師的情人的時候，總這末的翹起指頭的。

一個大一點的藝妓忍不住噴笑了。

“你爲甚麼發笑？”

各人不明白她爲什麼發笑，這樣問。

阿進的臉上漲上了一陣熱紅了。

這個主人在阿進的鄉間也置有田地。他每三天到女琴師家歇一夜，阿進是常常看見的。他將來的惟一希望，便是達到與主人一般無二的身分。

“你們不懂得，阿進說的話有趣得很。”

剛才發笑的藝妓在咀嚼餘味，還是笑着。

“阿進說什麼？他說積錢做什麼？”

一個不曾留心的女子問。

“阿進說他把工資積起來，好……”

那笑着的女子想把阿進將來的希望全部解釋出來，這時候，阿進抱着頭慌忙逃開了。

阿進的心魂融解在都會的華麗的生活中，不覺漸漸地陶醉了。常到琴師家裏來的男主人的境

遇，使他非常的羨慕；他無論如何，只希望將來自己會有那樣的一日。

女子們待阿進走了後，重新問起阿進的希望來；跟着，各人拍手大笑了。

“前幾天阿進還向我問了一句很有趣的話哩！”一個圓眼睛的鵝妓笑着說。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新學生麼？那是蕊香院的想容。阿進對她着實迷戀了。阿進指着她問我這個鵝妓開苞大約要多少錢呢。哈哈……真討厭！”

“哈哈……”

全場聽了，統拍手笑了。

“胡說！”

阿進在隔了樹林的房子伸出了漲紅的臉來大聲地叫。

三

近一年間，他有了相當的積蓄了。但他希望得有更多的積蓄，這才可以達到將來自己的希望。他耐心忍受着目前的深深的煩惱，就只爲了這一點。

豔麗的女主人和常常到來的中年男主人的生活，給他以相反的生活的對照，最使他覺得深深的煩惱。他的地窖的，田野間的生活，使得他的青春像冬天似的不能不萎縮下去；但，現在，他是和那種生活絕緣了，他的青春的熱情像雪融般從他的身體泛濫起來。他的將來的大希望，僅僅由每天兩三角錢的積蓄，是不容易達到的，因之，他雖有了將來很大的希望，但也難得將他的目前的激進的熱情壓制下去了。

他的憂鬱的煩惱，由他日常的種種行動表現了出來，但也只是屬於日常的“惡戲”這一類罷了。

每當年輕的美麗的姑娘叫他買香煙，雪白得像要透明的美麗的手，觸到他的指尖時，他的心就顫動了。他覺得角子或是銀元從尊貴的美女的手落到自己的手掌裏時，真不知要如何地感謝才好。他把銀幣牢握在手中，到了門外就把銀幣放到鼻孔邊痛嗅，或是放到脣邊接吻。於是他的頰上現出兩個圓渦，他愉快地笑了。

他把香煙拿到手中，偷偷地在封口的地方吐